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下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七十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下

明 張溥 輯

梁武帝集

勅

勅答臣下神滅論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辨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躡神滅之

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其騰口
虛畫瘡痍空致詆訶篤時之蠱驚疑於往來滯斲之龜
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怠而爭一息抱孤陋而守
井幹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濶孟軻有云人之所
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
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為言祭義云惟孝子為
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齋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
所見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勅光祿大夫江蒨

蒨子絰幼有孝性父患眼絰夢一僧云飲慧
眼水必差及覺莫能解者草堂寺智者法師
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蒨乃敬
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勅答
云云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依夢
取水洗眼及煮藥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
者知卿弟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
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為名

勅沈約撰佛記序

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令作序序體不稱頻治改猶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藉二諦以明理達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旨歸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為厝筆不以故指勅闡等結序末體又似小異

與周捨論斷肉勅

法寵所言慚愧而食衆生此是經中所明羅刹婦女云我念汝我食汝法寵此心即是經之羅刹

又

僧辯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說鷓鴣鳩鵲觸處不死那不見有一自死者麀鹿雉兔充滿野澤亦不曾見有一自死者而覓死肉其就屠殺家覓死魚必就罾網處若非殺生豈有死肉經言買肉與自殺此罪一等我本不自為正為諸僧尼作離苦因緣

又

衆生所以不可殺生凡一衆生具八萬戶蟲經亦說有

八十億萬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即是斷八萬戶蟲命自
死衆生又不可食者前所附蟲雖已滅謝後所附蟲其
數復衆若煮若炙此斷附蟲皆無復命利舌端少味害
無量衆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觀其中大者灼然共見
滅慈悲心增長惡毒此實非沙門釋子所可應行

又

衆僧食肉罪劇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獄而止是一
罪至於衆僧食肉既犯性罪又傷戒律以此為言有兩

重罪若是學問衆僧食肉者此為惡業復倍於前所以如此既親達經教為人講說口稱慈悲心懷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違即成詭妄論學問人食肉則罪有三重所以貴於解義正為如說修行反復噉食魚肉侵酷生類作惡知識起衆怨對墜墮地獄疾於糞屎善惡報應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實宜深思

又

聲聞受律儀戒本制身口七支一受之後乃至睡眠悶

等律儀恒生念念得未曾有律儀所以爾者睡眠等非起惡心故不損不失乃至常生若起欲殺心於聲聞法雖不失身口戒而於戒有損非唯損不殺戒亦兼汙餘戒至於手挾齒齧動身口業則失身口戒爾時律儀無作即斷不續既失不殺戒亦損汙餘戒所以爾者旃陀羅人為屠肉時為何等人殺正為食肉者若食肉者即有殺分於不殺戒即成有缺若謂於善律儀受殺生分於不殺戒無所缺者是不善律儀人持八戒齋是惡律

儀猶應相續若惡律儀人持八戒齋惡律儀不復相續者
是知善律儀人受諸殺分是不殺戒即時便缺別解脫戒
不復解脫惡律儀人無論持八戒齋但起一念善心惡律
儀即斷若一念不斷多念亦應不斷若多念斷是知一念
時斷善律儀人其事亦爾無論受諸殺分有少殺分不殺
律儀即時亦斷菩薩人持心戒故自無有食衆生理若缺
聲聞戒終不免地獄等苦

答曹思文勅

具一二績既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
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略成可息

喻智藏勅

求空自閒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寔是勝樂不違三乘亦
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恨然歧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
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為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
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

勅答釋明徹

徽受學僧祐隨出陽都住建初寺天監初自
荊州還都二宮周供寒暑優洽遘疾將卒奉
表告辭武
帝答之

省疏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終過甚法師至性堅
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留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
惟應正念諸佛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
提心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及菩薩行業非千百
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覽筆悽愴不復多云

勅答僧正南澗寺沙門慧超

齊隆寺法鏡殂歿慧超
啓釋法寵鎮之勅曰

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使性欲不事形勢慈
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

手勅江革

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

制

與羣臣論明堂制

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

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窓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

又制

朱异以月令天子居明堂左右个聽朔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帝又制曰

若如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

駁慈母服議制

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妻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
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
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
但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
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
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
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
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

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為

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

唱斷肉經竟制

諸僧道諸小僧輩看經未遍互言無斷肉語今日此經言何所道所以唱此革屣文者本意乃不在此正為此

三十三日法雲法師講涅槃斷肉事于時僧正慧超法
寵法師難云若經文究竟斷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
者此則同尼乾斷皮革不得著革屣若開皮革得著革
屣者亦應開食肉法雲法師乃已有通釋而二法師難
意未了于時自仍通云若是聖人故自云著此物若中
行人亦不著此著此皆是下行人所以不同尼乾者諸
有所舍若無麻紵之鄉亦有開皮革義論有麻紵處大
慈者乃實應不著但此事與食肉不得頓同凡著一革

屣經久不壞若食噉衆生就一食中便害無量身命况
日日餐咀數若恒沙亦不可得用革屣以並斷肉於時
諸僧乃無復徃復恐諸小僧執以為疑方成巨弊所以
唱此不受革屣文正欲釋一日所疑非闕前制凡噉肉
者是大罪障經文道昔與衆生經為父母親屬衆僧那
不思此猶忍食噉衆生已不能投身餓虎割肉貿鷹云
何反更噉他身分諸僧及領徒衆法師諸尼及領徒衆
者各還本寺宣告諸小僧尼令知此意

冊

謚始興王冊

咨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夫忠為令德武謂止
戈于以用之載在前志王有佐命之元勳利民之厚德
契濶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往賢稽擇故訓鴻名美
義允臻其極今遣兼大鴻臚程爽謚曰忠武魏而有靈
歆茲顯號

璽書

賜左丞范縝壘書

王亮任齊義師至新林百官皆送誠款亮獨不遣高祖踐阼授侍中中書監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詔廢為庶人復下壘書詰縝縝答支離而已

亮少之才能無間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豈薄晚節
諂事江拓為吏部未協附梅蟲兒茹法珍遂執昏政比
屋雁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橫潰此誰之咎食亂
君之祿不死於治世亮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
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題啓靡請罪朕

錄其白旗之來貫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
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

令

霸府去苛令

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人如傷豈肆上以縱虐
廢主棄常自絕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征賦不一苛
酷滋章緹繡土木菽粟犬馬徵發閭左以充繕築流離
寒暑繼以疫厲轉死溝渠曾莫救恤朽肉枯骸烏鳶是

厭加以天災人火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
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心疆徼侵弱斯人何辜離
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道公行思治之氓來蘇茲日猥
以寡薄屬當大寵雖運距中興艱同草昧思闡皇休與
之更始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
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

霸府禁奢令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

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室外構傾宮
內積竒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
權政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
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
因之浸以成俗驕豔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
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
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績戎殆同創
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凋罄不一孤忝荷

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
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斷雕為樸自非可以奉窳盛修紱
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絕御府
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饗絕鄭衛之音其
中有可以率先鄉士准的毗庶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
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已移風易
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
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

實望多士得共此心外可詳為條格

閱武堂大赦令

皇家不造溝此昏凶禍挺動植虐被人鬼社廟之危蠢
馬如綴吾身籍皇宗曲荷先顧受任邊疆推轂萬里眷
言瞻烏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厲其忘生之志雖
寶厯重升明命有紹而獨夫醜縱方煽京邑投袂援戈
克弭多難虐政橫流為日既久同惡相濟諒非一族仰
稟朝命任在專征思播皇澤被之率土凡厥負贖咸與

維新可大赦天下唯王咥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

申飭刑政令

永元之季乾維落紐政實多門有殊衛文之代權移於
下事等曹恭之時遂使閹尹有翁媪之稱高安有法堯
之旨鶯獄販官錮山護澤開塞之機奏成小醜直道正
義擁抑彌年懷冤抱理莫知誰訴姦吏因之筆削自己
豈直賈生流涕許伯哭時而已哉今理運維新政刑得
所矯革流弊實在茲日可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

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
初封梁王下國中恩令

孤以虛昧任執國鈞雖夙夜勤止念在興治而育德振
民邈然尚遠聖朝永言舊式隆此眷命侯伯盛典方軌
前列嘉錫隆被禮數昭宗徒守愿節終隔體諒羣后百
司重茲敦獎勉茲厚顏當此休祚望昆彭以長想欽桓
文而歎息思弘政塗莫知津濟邦甸初啓藩宇惟新思
覃嘉慶被之下國國內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

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
統亦同蠲蕩

掩骼令

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或有
貧苦二縣長尉即為埋掩建康城內不達天命自取淪
滅亦同此科

檄

移京邑檄

夫道不常夷時無永化險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屯因而

後亨資多難以啟聖故昌邑悖德孝宣聿興海西亂政

簡文升歷並拓緒開基紹隆寶命理驗前經事昭往策

獨夫擾亂天常毀棄君德姦回淫縱歲月滋甚挺虐於

髻翦之年植險於髻邕之日猜忌凶毒觸途而著暴戾

昏荒與事而發自大行告漸喜容前見梓宮在殯覲無

哀色懼娛遊宴有過平常奇服異衣更極誇麗至於選

采妃嬪姊妹無別招待巾櫛姑姪莫辨掖庭有裨販之

名姬姜被干戈之服至乃形體宣露褻衣顛倒斬斫其
間以為歡笑騁肆淫放驅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塗炭
行產盈路輿尸竟道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劫掠剝虜以
日繼夜晝伏宵遊曾無休息淫酗營肆酣歌壚邸寵恣
愚豎亂惑妖孽梅蟲兒茹法珍臧獲廝小專制威柄誅
翦忠良屠滅卿宰劉鎮軍舅氏之尊盡忠奉國江僕射外
戚之重竭誠事上蕭領軍葭莩之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
僕射搢紳冠冕人望攸歸或涓陽餘感或勳庸允穆或

誠著艱難或劬勞王室並受遺託同參顧命送往事居
俱竭心力宜其慶溢當年祚隆後裔而一朝齏粉孩稚
無遺人神怨結行路嗟憤蕭令君忠公幹伐誠貫幽顯
往年寇賊游魂南鄭危逼拔刃飛泉孤城獨振及中流
逆命憑陵京邑謀猷禁省指授羣帥尅翦鯨鯢清我王
度崔慧景竒鋒迅駭兵交象魏武力喪魂義夫奪膽投
名送款比屋交馳負糧景從愚智競赴復誓旅江甸奮
不顧身獎厲義徒電掩疆敵尅殲大憝以固皇基功出

桓文勲超伊呂而勞謙省已事昭心迹功遂身退不祈
榮滿敦賞未聞禍酷適及預稟精靈孰不寃痛而羣孽
放命蜂蠆懷毒乃遣劉山陽驅扇逋逃招逼亡命潛圖
密構規見掩襲蕭右軍夏侯征虜忠斷夙舉義形於色
竒謀宏振應手梟懸天道禍淫罪不容戮至於悖禮違
教傷化虐人射天彈路比之猶善剗胎斮脛方之非酷
盡寓縣之竹未足紀其過窮山澤之兔不能盡其罪自
草昧以來圖牒所紀昏君暴后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既

人神之主宗稷沾危海內沸騰氓庶板蕩百姓慄慄如
崩厥角蒼生喁喁投足無地幕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
上懷委付之重下惟在原之痛豈可卧薪引火坐觀傾
覆至尊體自高宗特鍾慈寵明並日月粹昭靈神祥啓
元龜符驗當壁作鎮陝藩化流西夏謳歌攸奉萬有樂
推右軍蕭穎胄征虜將軍夏侯詳並同心翼戴即官舊
楚二靈再朗九縣更新升平之運此焉復始康哉之盛
在乎茲日然帝德雖彰區宇未定元惡未黜天邑猶梗

仰稟宸規率前啓路即日遣冠軍竟陵內史曹景宗等

二十軍主長樂五萬驥驃為羣鷲視爭先龍驤並驅步

出橫江直指朱雀長史冠軍將軍襄陽太守王茂率三

十軍主戈船七萬乘流電激推鋒扼險斜趨白城南中

郎諮議參軍軍主蕭偉等三十九軍主巨艦迅檝衝波

噓水旗鼓八萬焱集石頭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憺

等四十二軍主熊羆之士甲楯十萬汭波馳艤掩據新

亭益州刺史劉季連梁州刺史柳惔司州刺史王僧景

魏興太守裴師仁上庸太守韋叡新城太守崔僧季並
肅奉明詔龔行天罰蜀漢果銳沿流而下淮汝勁勇望
波逆驚幕府總率貔貅驍勇百萬繕甲燕弧屯兵冀馬
縱金沸地鳴鞞眊天霜鋒曜日朱旗絳寓方舟千里駱
驛係進蕭右軍訐謨上才兼資文武英略峻遠執鈞匡
世擁荆南之衆督四方之師宣讚中權奉衛輿輦旌麾
所指威稜無外龍驤虎步並集建業黜放愚狡均禮海
昏廓清神甸掃定京宇譬猶崩泰山而壓蟻壤決懸河

而注燦燼豈有不殄滅者哉今資斧所加止梅蟲兒茹
法珍而已諸君咸世胄羽儀書勲王府皆俛眉姦黨受
制凶威若能因變立功轉禍為福並誓河岳永紆青紫
若執迷不悟距逆王師大衆一臨刑茲罔赦所謂火烈
高原芝蘭同泯勉求多福無貽後悔賞罰之科有如白
水

表

申飭選人表

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
生於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騫成俗媒孽夸銜利
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
寒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
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畢闕輿徵之恩金
張許史忠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譜牒訛誤詐偽多
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修
邊幅便為雅士負俗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徽

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升
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輿論故得簡通賓客
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
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
埋衡華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
彈冠則是驅迫廉撓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
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
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

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阜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家無意為善布衣之士肆心為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周人之路傍之泣晉臣興漁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昏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為甚臣總司內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葵倫自穆憲

章惟允

請徵補謝朓何胤表

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
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朓前新除散騎常
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儀世胄徽猷冠冕道業德聲
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
紱未褫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
兼擅其美並達照深識預覩亂萌見庸質之如初知貽

厥之無寄拂衣東山眇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寔避昏時
家膺鼎食而甘茲橡艾世襲青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
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
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勲同魏闕今泰運
甫開賤貧為恥况乎久蘊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
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叅贊萬機實賴羣才共成
棟榦思挹清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諏庶
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庭

書

喻袁昂手書

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
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既未悉雅懷聊
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
絕齊聖明啓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
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
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

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况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
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榮惑出端門太
白入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
辰且范岫申胄久薦誠款各率所由仍為犄角沈法瑀
孫旰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
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
明鑿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
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

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

與蕭寶夤書

寶夤本齊建安郡王高祖克建業殺其兄弟寶夤潛逃入魏封齊王高祖遣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魏除寶夤為鎮東將軍拒之高祖手書與寶夤寶夤表送其書陳忿毒之意魏朝為之報荅

謝齊建安王寶夤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北寇

華陽地絕一隅內無素畜外絕繼援守危疏勒計踰田
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為強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
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
慧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貳于內事危累卵勢過
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覘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
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衛尉兄弟戮力盡心內外大勲
不報翻罹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
龕敵之力內盡帷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

外亦復不免遂遣劉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
迫勢不得已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剪除梅蟲
兒茹法珍等以雪寃酷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稷王
珍國已建大事實睚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
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絕棄房室
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
為可重朕之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
陽之志何遠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

不欲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為李繼
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
村一里若小相訓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
以每抑鎮戍不與較計繼伯既得如此濫竊彌多今脩
此堰止欲以報繼伯侵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
移北土鄉幼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往日御於石
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其時矣雖然
為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影

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竒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為韓信受困野雞

答蕭穎胄書

高祖將起義師東昏以劉山陽為巴陵太守使就蕭穎胄以襲襄陽及至巴陵高祖遣王天獸賫書與穎胄以疑山陽山陽果疑不上穎胄乃斬天獸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遽便進兵恐非廟算高祖答之發襄陽穎胄領兵會于軍

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况所藉義心一時驍銳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兒立異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

與何胤書

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也既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

賞是為樂土僕推遷薄宦自東徂西晤言素對用成睽
闕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懼遇曳裾儒肆實欲卧遊
千載政漁百氏一行為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
離屯故投袂數千尅黜豐禍思得矚卷諮款寓情古昔
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栖寄不近中居人世
殆同隱淪既俯捨青組又脫屣朱轍但理存用捨義貴
隨時往識禍萌寔為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為
邦貧賤咸耻好仁由己幸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

今遣侯承音息橋首還翰慰其引領

答陶弘景論書書一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為異紙卷是出装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書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麓健恐非真蹟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二者已經至鑒此外便無可付也

答陶弘景論書書二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嫌
非嫌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
則書緩弱點擊短則法臃腫點擊長則法離漸畫促則
字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
肉無力少墨浮溢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
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隨筆廉斷觸勢峰鬱揚
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
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

心便為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能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答陶弘景論書書三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異同所未可知悉可否耳給事
黃門二紙為任靖書觀所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二紙
靖書體解雜便當非靖書復當以點畫波擊論極諸家
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楮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
跡并摹者並付反

答陶弘景論書書四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

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答陶隱居書

知欲徒卜想諮請幽勝謀及著龜但遷徙之日為當使人為當使鬼猶躡躑因地其不滅也

報侯景書三首

大夫出境尚有所專况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

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又

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
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
靜自居無勞慮也

又

朕為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
復有啓也

與始興王憺書

蕭子雲書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實當
與元常竝驅爭先

脚氣帖

數朝脚氣轉動不得多有憂懸情也二謝處委曲復當
有情故舊數有書問不可復有興也知何時再言話報
之

曹邳州帖

衆軍行人最令封如別曹郢州近遣樊士真領三百人
猶在漁湖其應用行合應有四千人故指白

序

為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
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
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
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

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
振沈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焦種更榮慧日升而長夜
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
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
舉要論經不出兩塗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
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
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
答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

記

立神明成佛義記

夫涉行本乎立信信立由乎正解解正則外邪莫擾信立則內識無疑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何者願神明以不斷為精精神必歸妙果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無常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經云心為正因終成佛果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

可求何者夫心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本之性不移一本者即無明神明也尋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無明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不改將恐見其用異便謂心隨境滅故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明性不遷也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迥斯用果無一

本安得如此相續是知前惡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
暗心莫改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明若與
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為明豈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故
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而心為其
本未曾異矣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
謝故生死可盡明矣

輿駕東行記

有覆船山酒罌山南次高驪山傳云昔有高驪國女來

東海神乘船致酒禮聘之女不肯海神撥船覆酒流入
曲阿故曲阿酒美也

連珠

連珠三首

蓋聞水鏡不以妍媸殊照芝蘭寧為貴賤異芳是以弘
道歸於兼濟至德由乎兩忘

蓋聞一眚不足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
珠有時而類盈尺之寶不能無瑕

蓋間理有漸萌豈須拔岳之力物有易傷不待凌雲之
繳是以微照積而山飄虛弦動而隼落

賜到漑連珠一首

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
之可吝必老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

歲

凡百歲

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之大小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

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正

一作厥身亦喪厥命惟慈惟恕惟孝惟敬嚴惟率下直

惟厥正如彼互鄉如彼暴虎家聲不建有忝爾祖思之

既熟決意而行臨難必勇見義忘生門有賢良家有忠

貞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

月盈則虧崇山落峰高樹折枝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

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勿謂人微而以

自輕張他缺為卒李衡為兵忠信孝友皆以揚名有黃

叔度父牛醫者聲高海內名重天下伊尹負鼎太公屠
肉甯戚飯牛傳說版築皆王霸師世受爵祿誠爾凡百
勿戾勿昏人無貴賤道在則尊余重告爾莫自抑卑疑
克家棟梁惟斯為吉水清照淨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
假遠觀猗與哲人勿謂斯難

銘

硯銘

音聲新

假圖

文

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衍敢用元牡昭告於皇天后帝齊氏以歷運
斯既否終則亨欽若天應以命于衍夫任是司牧惟能
是授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謝虞受漢替魏并爰
及晉宋憲章在昔咸以君德馭四海元功子萬姓故能
大庇民黎光宅區宇齊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群慝是

宗是長肆厥姦回暴亂以播虐於我有邦俾溥天惴惴
將墜於深壑九服八荒之內連率岳牧之君蹶角頓顙
匡救無術卧薪待然後天靡訴衍投袂星言摧鋒萬里
厲其掛冠之情用拯兆民之切銜膽誓衆覆銳屠堅建
立人主克翦昏亂遂因時來宰司邦國濟民康世實有
厥勞而晷緯呈祥川岳効祉朝夕坰牧日月郊畿代終
之符既顯革運之期已萃殊俗百蠻重譯獻款人神遠
邇罔不和會於是羣公卿士咸致厥誠並以皇乾降命

難以謙拒齊帝脫屣萬邦授以神器衍自惟匪德辭不
獲許仰迫上玄之睠俯惟億兆之心宸極不可久曠民
神不可乏主遂藉樂推膺此嘉祚以茲寡薄臨御萬方
顧求夙志永言祇惕敬簡元辰恭茲大禮升壇受禪告
類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傳厥後用永保于我有
梁惟明靈是饗

捨道歸佛文

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

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

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

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

圓取聖登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啟瑞迹於天中

爍靈義於象外度群迷於愆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

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

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尊道樹成光普大千

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

遂乃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樹閣王滅罪婆數除殃若不逢植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其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弟子蕭衍和南

金剛般若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
賢聖如來以四十年中所說般若本末次第略有五時
大品小品枝條分散仁王天王宗源派別金剛道行隨
義制名須真法才以人標題雖復前說後說應現不同
至理名言其歸一揆莫非無相妙法悉是智慧深經以
有取之既為殊失就無求也彌見深乘義異去來道非
內外遣之又遣之不能得其真空之以空之未足明其
妙真俗同棄本迹俱冥得之於心然後為法是以無言

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說菩薩深見無說之深弟子習
學空無修行智慧早窮尊道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刑國
自近及遠一念之善千里斯應一心之力萬國皆歡恒
沙衆生皆為法侶微塵世界悉是道場今謹於某處建
如干僧如干日金剛般若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
牟尼佛金剛般若禮長老須菩提願諸佛菩薩以般若
因緣同時集會哀憐萬品護念群生引入慧流同歸佛
海得金剛之妙寶見金牒之深經頂戴奉持終不捨離

逮得已利盡諸有結心行自在無復塵勞稽首敬禮常
住三寶

摩訶般若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及無量尊法一
切賢聖觀夫常樂我淨蓋真常之妙本無常苦空乃世
相之累法而苦樂殊見分別之路興真俗異名計著之
情反顛倒我人之所彌見愚癡取舍有無之間轉成專
附豈知妙道無相至理絕言實法惟一真如不二諸佛

以慈悲之力開方便之門教之以遣蕩示之以冥滅百
非俱棄四句皆亡然後無復塵勞解脫清淨但般若之
說唯有五時而智慧之旨終歸一趣莫非第一義諦悉
是無上法門弟子頗學空無深知虛假王領四海不以
萬乘為尊攝受兆民彌覺萬幾成累每時不顯嗟三有
之洞然終日乾乾歎四生之俱溺常願以智慧燈照朗
世間般若舟航濟渡凡識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
日大品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慧命須菩提願諸衆生

離染著相迴向法喜安住禪悅同到香城共見寶臺般
若識諸法之無相見自性之恒空無生法忍自然具足
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斷酒肉文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夫
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迺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
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無言今日諸僧尼開
意聽受勿生疑閉內懷忿異凡出家人所以異於外道

者正以信因信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言行十惡者
受於惡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此是經教大意如是若
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為行同於外道而復
不及何謂同於外道外道執斷常見無因無果無施無
報今佛弟子酣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
因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同
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
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經言迦葉我今日制諸弟

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自噉肉戒律言飲酒
犯波夜提猶自飲酒無所疑難此事違於師教一不及
外道又外道雖復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後必不犯
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輕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
雖復五熱灸身投淵赴火窮諸苦行未必皆噉食衆生
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又外道行其異學
雖不當理各習師法無有覆藏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於
所親者乃自和光於所疎者則有隱避如是為行四不

及外道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云
不如我道真於諸異人無所忌憚今出家人或復年時
已長或復素為物宗噉食魚肉極自艱難或避弟子或
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挾邪志崎嶇覆藏然後
方得一過噉食如此為行五不及外道又復外道直情
逕行能長已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今出家人噉食魚
肉或為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內無慚愧方飾邪說云佛
教為法本存遠因在於即日未皆悉斷以錢買肉非已

自殺此亦非嫌白衣愚癡聞是僧說謂真實語便復信
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
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各信經書死不違背今出家人噉
食魚肉或云肉非已殺猶得自噉以錢買肉亦復非嫌
如是說者是事不然涅槃經云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
自死者猶斷何況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為利殺衆生以
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
設置罟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

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害衆生此人為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是七不及外道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異其法者苦治令行禁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為師長或為寺官自開酒禁噉食魚肉不復能得施其教戒裁欲發言他即譏刺云師向亦爾寺官亦爾心懷內熱默然低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既有瑕不能伏物便

復摩何直爾止住所以在寺者乘違受道者放逸此是
八不及外道又外道受人施與如已法受烏戒人受烏
戒施受鹿戒人受鹿戒施烏戒人終不覆戒受鹿戒施
鹿戒人終不覆戒受烏戒施今出家人云我能精進我
能苦行一時覆相誑諸白衣出即飲酒開衆惡門入即
噉肉集衆苦本此是九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顛倒無
如是衆事酒者是何臭氣水穀失其正性成此別氣衆
生以罪業因緣故受此惡觸此非正真道法亦非甘露

上味云何出家僧尼猶生耽嗜僧尼授白衣五戒令不
飲酒令不妄語云何翻自飲酒違負約誓七衆戒八戒
齋五篇七聚長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其餘衆僧
故復可可至學律者彌不宜爾且開放逸門集衆惡本
若白衣人甘此狂藥出家人猶當訶止云某甲汝就我
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者亦應云檀越酒是惡本
酒是魔事檀越今日幸可不飲云何出家人而應自飲
尼羅浮陀地獄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

者出家僧尼豈可不深信經教自棄正法行於邪道長
衆惡根造地獄苦習行如此豈不內愧猶服如來衣受
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如是等事出
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在家人雖飲酒噉肉無犯
戒罪此一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各有丘
窟終不以此仰觸尊像此是二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
復飲酒噉肉終不吐泄寺舍此是三不及居家人在家
人雖復飲酒噉肉無有譏嫌出家人若飲酒噉肉使人

輕賤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
門行井竈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臭氣薰蒸一
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魔皆悉歡喜此是五不及居
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出家
人飲酒噉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則六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皆是自力所辦出家人若飲酒
噉肉皆他信施是則七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
噉肉是常業更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衆魔外道

各得其便是則八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如此飲酒
噉肉猶故不失世業大耽昏者此則不得出家人若飲酒
噉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
道不及居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欲論過患條流甚多
可以例推不復具言今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僧尼今
日寺官宜自警戒嚴淨徒衆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猶是
梁國編戶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猶不依佛法是
諸僧官宜依法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經法輪相續便

是不斷至於聽受動有千計今日重令法雲法師為諸
僧尼講四相品四中少分諸僧尼常聽涅槃經為當曾
聞此說為當不聞若已曾聞不應遠背若未曾聞今宜
憶持佛經中究竟說斷一切肉乃至自死者亦不許食
何況非自死者諸僧尼出家名佛弟子云何不從師教
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何謂斷大慈種凡大慈者皆令
一切衆生同得安樂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為怨對同
不安樂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辟

支佛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薩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提道若食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者是遠離大涅槃若食肉者障生六欲天河況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四禪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若食肉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信根若食肉者是障進根若食肉者是障慧根舉要為言障三十七道是障定根若食肉者是障慧根舉要為言障三十七道品若食肉者是障四真諦若食肉者是障十二因緣若食

肉者是障六波羅蜜若食肉者是障四弘誓願若食肉
者是障四攝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無量心若食肉者是
障四無礙智若食肉者是障三三昧若食肉者是障八
解脫若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食肉者是障六神通
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一切三昧若食
肉者是障海印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首楞嚴三昧若食
肉者是障金剛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
障十力若食肉者是障四無所畏若食肉者是障十八

不共法若食肉者是障一切種智若食肉者是障無上
菩提何以故若食肉者障菩提心無有菩薩法以食肉
故障不能得初地以食肉故障不能得二地乃至障不
能得十地以無菩薩法無菩薩法故無四無量心無四
無量心故無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緣佛子不續所以經
言食肉者斷大慈種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慈大悲
究竟菩薩行成就無上菩提何為不能忍此臭腥修聲
聞辟支佛道鵝鴉嗜鼠螂蛆甘蟻以此而推何可嗜著

至於豺犬野豕皆知嗜肉人最有知勝諸衆生近與此
等同甘臭腥豈直常懷殺心斷大慈種凡食肉者自是
可鄙諸大德僧諸解義者講涅槃經何可不懇勸此句
令聽受者心得悟解又有一種愚癡之人云我止噉魚
實不食肉亦應開示此處不殊水陸衆生同名為肉諸
聽講者豈可不審諦受持如說修行凡食肉者如前說
此皆是遠事未為近切諸大德僧尼當知噉食衆生者
是魔行噉食衆生是地獄種噉食衆生是恐怖因噉食

衆生是斷命因噉食衆生是自燒因噉食衆生是自煮
因噉食衆生是自炮因噉食衆生是自灸因噉食衆生
是自割因噉食衆生是自剝因噉食衆生是斷頭因噉
食衆生是斷手因噉食衆生是斷足因噉食衆生是破
腹因噉食衆生是破背因噉食衆生是割腸因噉食衆
生是碎髓因噉食衆生是抉目因噉食衆生是割鼻因
噉食衆生是截耳因噉食衆生是貧窮因噉食衆生是
下賤因噉食衆生是凍餓因噉食衆生是醜陋因噉食

衆生是聾因噉食衆生是盲因噉食衆生是瘖因噉食

衆生是瘧因噉食衆生是跛因噉食衆生是蹇因噉食

衆生是瘡因噉食衆生是瘍因噉食衆生是疥因噉食

衆生是癬因噉食衆生是瘤因噉食衆生是癭因噉食

衆生是癘因噉食衆生是疵因噉食衆生是癰因噉食

衆生是癩因噉食衆生是痔因噉食衆生是疽因噉食

衆生是癘因噉食衆生是癩因噉食衆生是致蚤因噉

食衆生是致虱因噉食衆生是致蚊因噉食衆生是致

虫因噉食衆生是遭毒蟲因噉食衆生是遭惡獸因噉
食衆生是病瘦因噉食衆生是寒熱因噉食衆生是頭
痛因噉食衆生是心痛因噉食衆生是腹痛因噉食衆
生是胸痛因噉食衆生是背痛因噉食衆生是手痛因
噉食衆生是足痛因噉食衆生是髓痛因噉食衆生是
腸痛因噉食衆生是筋縮因噉食衆生是胃反因噉食
衆生是脈絕因噉食衆生是血流因噉食衆生是咽塞因
噉食衆生是喉痛因噉食衆生是風病因噉食衆生是

水病因噉食衆生是四大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五臟

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六腑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癩

因噉食衆生是狂因噉食衆生乃至是四百四病一切

衆病因噉食衆生是熱因噉食衆生是惱因噉食衆生

是受壓因噉食衆生是遭水因噉食衆生是遭火因噉

食衆生是遭風因噉食衆生是遭偷因噉食衆生是遭

劫因噉食衆生是遭賊因噉食衆生是鞭因噉食衆生

是杖因噉食衆生是笞因噉食衆生是督因噉食衆生

是罵因噉食衆生是辱因噉食衆生是繫因噉食衆生
是縛因噉食衆生是幽因噉食衆生是閉因噉食衆生
是生苦因噉食衆生是老苦因噉食衆生是病苦因噉
食衆生是死苦因噉食衆生是怨憎會苦因噉食衆生
是愛別離苦因噉食衆生是求不得苦因噉食衆生是
五受陰苦因噉食衆生是行苦因噉食衆生是壞苦因
噉食衆生是苦苦因噉食衆生是想地獄因噉食衆生
是黑繩地獄因噉食衆生是衆合地獄因噉食衆生是

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
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阿鼻
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八寒八熱地獄因乃至是八萬四
千鬲子地獄因乃至是不可說不可說鬲子地獄因噉
食衆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畜
生因當知餓鬼有無量苦當知畜生有無量苦畜生暫
生暫死為物所害生時有無量怖畏死時有無量怖畏
此皆是殺業因緣受如是果若欲具列殺果展轉不窮

盡大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多途舉要為
言同一苦果但苦中自有輕重所以今日致衆苦果皆
由殺業惱害衆生略舉一隅粗言少分諸大德僧尼諸
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復當應思一大事若使噉食衆生
父衆生亦報噉食其父若噉食衆生母衆生亦報噉食
其母若噉食衆生子衆生亦報噉食其子如是怨對報
相噉食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
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

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經說不可不信其餘
相報推例可知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
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無始已來至於此生經歷六道
備諸果報一切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隔
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或經是父母或經是
師長或經是兄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朋
友而今日無有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
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成

至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宿
親長為怨對可為痛心難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道
出家學人被如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諸大德僧尼
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衆生是
一切衆生惡知識是一切衆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六
道若欲修行皆為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何者
是理中障難以業因緣自生障難令此行人愚癡無慧
不知出惡無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

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者此諸怨對或在惡
鬼中或在毒獸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龍中或
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作留難設令修行遇善
知識深心信受適欲習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
令心亂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
皆是舊怨起諸對障此是事中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
思但以一噉食衆生因緣能遠離一切佛法有如是種
種過患貪毒亦如是瞋毒亦如是癡毒亦如是三毒等

分皆同過患相與宜深自覺察善思方便

斷酒肉文二

弟子蕭衍又復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
官北山蔣帝猶且去殺若以不殺祈願輒得上教若以
殺生祈願輒不得教想今日大衆已應聞知弟子已勒
諸廟祝及以百姓凡諸群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
類各盡誠心止修蔬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諸出家人
云何反食衆生行諸魔行一日北山為蔣帝齋所以昏

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悉能鑒見若不菜食僧作菜食
往將恐將帝惡賤佛法怪望弟子是諸法師當見此意

斷酒肉文三

弟子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寺三官弟
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
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伸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已
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有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
子當依王法治問諸僧尼若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

假名僧與盜賊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
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為外司聽察所得若為寺
家自相糾舉不問年時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
寺官集僧衆鳴犍槌捨戒還俗著在家服依涅槃經還
俗策使唯最老舊者最多門徒者此二種人最宜先問
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
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
當依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忘言今日集會此是大事

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天亦應遍滿虛空諸仙亦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剛密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韋馱天神毘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神堅牢迦毘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尼跋陀羅迦王阿修羅迦王摩尼跋陀羅伽王金毘羅王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呪神王六方大護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如是一切善神遍滿空虛五方龍王娑

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
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遍滿在此天龍夜叉乾闥婆
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
等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應
在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廟諸神亦應反塞虛空如是幽
顯莫不鑒觀唯無瑕者可以戮人唯自淨者可以淨人
弟子今日唱言此事僧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剗心擲
地以示僧尼丐數片肉無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難

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禁戒今日當先自
為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已去至於道場若飲酒
放逸起諸媼欲欺誑妄語噉食衆生乃至飲於乳蜜及
以酥酪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
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
衍猶在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噉魚肉者而不悔過
一切大力鬼神亦應如此治問增廣善衆清淨佛道
若未為幽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如法治

問驅令還俗與居家衣隨時役使願今日二部僧尼各
還本寺匡正佛法和合時衆皆令聽經法者如說修行
不可復令斷大慈種便佛子不續若有犯法破戒者皆
依僧制如法治問若有容受不相舉治者當反任罪又
僧尼寺有事四天王迦毘羅神猶設鹿頭及羊肉等是
事不可急宜禁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咎亦同前科別宣
意

斷酒肉文 四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向
已粗陳魚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復欲通白一言闔浮
提壽云百二十至于世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亦無宿
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剎那生老無常謝不移時暫
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事
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可免乎雖復長
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處何以故爾此生
雖可不犯衆罪後報業強現無方便三途等苦不能遮

止况復飲酒噉食衆生諸僧尼必信佛語宜自力勵若
云菜食為難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應自強有決
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
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
之時令作子肉想如俱非惑豈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
近喻今已能蔬食者厭惡血腥其於不能蔬食者厭惡
菜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迴不善惑以為善惑就善惑
中重為方便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

魚肉者皆云菜蔬冷令人虛乏魚肉溫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事不爾若久食菜人榮衛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患熱類皆堅強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魚為生類皆多冷血腥為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沉重無論方招後報有三途苦即時四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因心各有所執甘魚

肉者便謂為溫為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復有一種人

食菜以為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與魚肉

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啜魚肉魚肉腥臊能滅菜

力所以惑者云菜為性冷凡數解素人進不得菜蔬之

力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羸冷少有堪能是諸僧尼復

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魔境界行於魔行心不決定多

有留難內外眾魔共相競作所以行者思念魚肉酒是

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酒者善人遠離內無正

氣如此等人法多衰惱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瞋恚好生貪求如是之人亦墜魔界多於衰惱又有一種人外行似熟內心麤惡見人勝已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心力決正蔬食苦到如是等人多為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人諸大德僧尼有行業已成者今日已去善相開導令未得者今去昏得若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

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為菩提種子勿怪弟子蕭行向來
所白

樂府

芳樹

綠樹始搖芳芳生非一葉一葉度春風芳華自相接雜
色亂參差衆花紛重疊重疊不可思思此誰能愜

有所思

誰言生離久適意與君別衣上芳猶在握裡書未減腰

間雙綺帶夢為同心結常恐所思露瑤華未忍折

臨高臺

樂府作簡文今從玉臺作武帝

高臺半行雲望望高不極草樹無參差山河同一色
髣洛陽道道遠難別識玉階故情人情來共相憶

雍臺

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綺窓蓮花掩網戶琉璃開
茸臨紫桂蔓延交青苔月沒光陰盡望子獨悠哉

長安有狹邪行

帝王集作魏武帝者非

洛陽有曲陌曲陌不通驛忽遇二少童扶轡問君宅我
宅邯鄲右易憶復可知大息組細緼中息佩陸離小息
尚青綺總轡遊南皮三息俱入門家臣拜門垂三息俱
升堂旨酒盈千卮三息俱入戶戶內有光儀大婦理金
翠中婦事玉觴小婦獨閒暇調笙遊曲池丈人少裴徊
鳳吹方參差

擬青青河畔草

幕幕繡戶絲悠悠懷昔期昔期久不歸鄉國曠音徽音

微空結遲半寢覺如至既寤了無形與君隔平生月以
雲掩光葉以霜摧老當途競自容莫肯為妾道

擬明月照高樓

圓魄當虛闥清光流思延延思對孤影悽怨還自憐臺
鏡早生塵匣琴又無絃悲慕屢傷節離憂亟華年君如
東扶景妾似西柳烟相去既路迥明晦亦殊懸願為銅
鐵轡以感長樂前

閨闥篇

西漢本佳妍金馬望甘泉衛尉屯兵上期門曉漏傳猶
重河東賦欲知追神仙羽騎凌雲轉閭闔帶空懸長旗
掃月窟鳳跡輟星躔但使丹砂就能令億萬年

邯鄲歌

回顧灞陵上北指邯鄲道短衣妾不傷南山為君老

子夜歌二首

恃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朱口發艷歌玉指弄嬌絃
朝日照綺窓光風動紈羅巧笑菡兩犀美目揚雙蛾

子夜四時歌

春歌四首

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可限
蘭葉始滿池梅花已落枝持此可憐意摘以寄心知
朱日光素冰黃花映白雪折梅寄佳人共迎陽春月
花塢蝶雙飛柳堤鳥百舌不見佳人來徒勞心斷絕

夏歌四首

江南蓮花開紅光照碧水色同心復同藕異心無異

閨中花如繡簾中露如珠欲知有所思停織復踟躕
玉盤著朱李金杯盛白酒雖欲持自親復恐不甘口
含桃落花日黃鳥營飛時君住馬已疲妾去蠶欲饑

秋歌四首

繡帶合歡結錦衣連理文懷情入夜月含笑出朝雲
七采紫金柱九華白玉梁但歌雲不去含吐有餘香
吹漏未可停絃斷更當續俱作雙絲引共奏同心曲
當信抱梁期莫聽迴風音鏡中兩人髻分明無兩心

冬歌四首

寒閨動轍帳密筵重錦席賣眼拂長袖含笑留上客
別時烏啼戶今晨雪滿墀過此君不返但恐綠鬢衰
果欲結金蘭但看松柏林經霜不墮地歲寒無異心
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君志固有在妾軀乃無依

歡聞歌二首

豔豔金樓女心如玉池蓮持底報郎恩俱期遊梵天
南有相思木合影復同心遊女不可求誰能惜空陰

團扇歌

手中白團扇淨如秋團月清風任動生嬌香承意發

碧玉歌

杏梁日始照蕙席歡未極碧玉奉金杯綠酒助花色

上聲歌

花色過桃杏名稱重金瓊名歌非下里含笑作上聲

襄陽白銅鞮歌三首

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沾羅衣

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
龍馬紫金鞍翠氎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楊叛兒

桃花初發紅芳草尚抽綠南音多有會偏重叛兒曲

白紵辭二首

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瑄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
含笑一轉私自憐

纖腰嫋嫋不任衣嬌怨獨立特為誰赴曲君前未忍歸

上聲急調中心飛

河中之水歌

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
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
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
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掛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一作提
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東飛伯勞歌

一云紹古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兒女對門居
開顏發豔照里閭南窓北牖挂明藝文作桂月光羅帷綺帳
脂粉香女兒年幾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春已暮
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

江南弄

七曲○以下雜言

古今樂錄曰武帝改西曲製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

江南弄

和云陽春路娉婷出綺羅

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躡蹠舞春心
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蹰

龍笛曲

和云江南音一唱值千金

美人綿眇在雲堂雕金鏤竹眠玉牀
婉愛寥亮繞虹梁繞虹梁流月臺駐狂風鬱徘徊

採蓮曲

和云採蓮渚窈窕舞佳人

遊戲五湖採蓮歸
發花田葉芳襲衣為君艷
歌世所希
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採蓮曲

鳳笙曲

和云弦吹席長袖善留客

綠耀尅碧彫瑄笙朱唇玉指學鳳鳴
流速參差飛且停
飛且停在鳳樓弄
嬌響間清謳

採菱曲

和云菱歌女解佩戲江陽

江南稚女珠腕繩金翠搖首紅顏興桂棹容與歌採菱
歌採菱心未怡翳羅袖望所思

遊女曲

和云當年少歌舞承酒笑

氤氳蘭麝體芳滑容色玉耀眉如月珠佩嫋姬戲金闕
戲金闕遊紫庭舞飛閣歌長生

朝雲曲

和云徙倚折耀華

張樂陽臺歌上謁如寢如興芳曖曖容光既豔復還沒
復還沒望不來巫山高心徘徊

上雲樂

七曲

鳳臺曲

和云上雲真樂萬春

鳳臺上兩悠悠雲之際神光朝天極華蓋遏延州羽衣
昱耀春吹去復留

桐柏曲

和云可憐真人遊

桐柏真昇帝賓戲伊谷遊洛濱參差列鳳管容與起梁
塵望不可至徘徊謝時人

方丈曲

方丈上峻層雲挹八玉御三雲金書發幽會碧簡吐玄
門至道虛凝冥然共所導

方諸曲

和云方諸上可憐歡樂長相思

方諸上上雲人業守仁
擬金集瑤池步光禮玉晨霞蓋
容長肅清虛伍列真

玉龜曲

和云可憐遊戲來

玉龜山真長仙九光曜五雲生
交帶要分影大華冠晨

纓者一作壽如玄羅出入遊太清

金丹曲

和云金丹會可憐乘白雲

紫霜耀絳雪飛追以還轉復飛九真道方微千年不傳
一傳喬雲衣

金陵曲

句曲仙長樂遊洞天廵會迹六門揖玉板登金門鳳泉
迴肆鷺羽降尋雲鷺羽一流芳芬鬱氤氳

詩

逸民四言

如壟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殊音如江遊魚魚

有浮沉巖巖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見理相難尋

直石頭

以下
五言

率土皆王土安知全高尚東壟棄黍稷西遊入卿相屬
逢利建始投分參末將尺寸功未施河山賞已諒攝官
因時暇曳裾聊起望鬱盤地勢遠參差百雉壯翠壁絳
霄際丹樓青霞上夕池出濠渚朝雲生疊嶂籠鳥易為恩
屠羊無飾讓秦階端且平海水本無浪小臣何日歸頓
轡從閒放

答任殿中宗記室王中書別

帝初仕齊為隨王鎮西諮議參軍隨
王鎮荊州帝赴鎮時同列以詩送別

問我去何節光風正悠悠
蘭華時未晏舉袂徒離憂
緩客承別酒鳴琴和好仇
清宵一已曙藐爾泛長洲
眷言無歇緒深情附還旋

音流

宴詩

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遍
四主漸懷音九夷稍革面
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
釣臺聞史籍岐陽書記傳

首夏泛天池

薄遊朱明節泛漾天淵池
舟楫互容與藻蘋相推移
碧沚紅菡萏白沙青漣漪
新波拂舊石殘花落故枝
葉軟風易出草密路難披

登北顧樓

歇駕止行警迴輿暫遊識
清道巡丘壑緩步肆登陟
鴈行上差池羊腸轉相逼
歷覽窮天步曬矚盡地域
南城連地險北顧臨水側
深潭下無底高岸長不測
舊嶼石

若構新洲花如織

天安寺疏圃堂

乘和蕩猶豫此焉聊止息連山去無限長洲望不極參
差照光彩左右皆春色曖曖曠遊絲出沒看飛翼其樂
信難忘翛然寧有飾一作極

藉田

寅賓始出日律中方星鳥千畝土膏紫萬頃陂色縹巖
駕佇霞昕浥露逗光曉啓行天猶暗伐鼓地未悄蒼龍

發蟠蜿青旂引窈窕仁化洽孩蟲德令禁胎夭耕藉乘
月映遺滯指秋杪年豐廉讓多歲薄禮節少公卿秉耒
耜庶毗荷鉏耰一人慙百王三推先億兆

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

隋志孔子正言二

十卷梁武帝撰

志學恥傳習弱冠闕師友愛悅夫子道正言思善誘刪
次起寔沈殺青在建酉孤陋乏多聞獨學少擊叩仲冬
寒氣嚴霜風折細柳白水凝澗谿黃落散堆阜康哉信

股肱惟聖歸元首獨歎予一人端然無四友

遊仙

水華究靈奧陽精測神秘具聞上仙訣留丹未肯餌潛
名遊柱史隱迹居郎位委曲鳳臺日分明柏寢事蕭史
暫徘徊待我升龍轡

遊鍾山大愛敬寺

日子受塵縛未得留蓋纏三有同永夜六道等長眠才
性之方便智力非善權生住無停相刹那即徂遷歎逝

比悠稔交臂乃奢年從流既難反弱喪謂不然二苦常
追隨三毒自燒然貪癡養憂畏一作愛熱惱坐焦煎道心

理歸終信首故宜先駕言追善友回輿尋勝緣面勢周
大地縈帶極長川稜層疊嶂遠迤邐登道懸朝日照花
林光風起香山飛鳥發差池出雲去連綿落英分綺色
墜露散珠圓當道蘭蕙靡臨塔竹便娟幽谷響嚶嚶石
瀨鳴濺濺蘿短未中攬葛嫩不任牽攀緣傍玉澗褰陟
度金泉長途弘翠微香樓間紫烟慧居超七淨梵住踰

八禪始得展身故方乃遂心虔菩提聖種子十力良福
田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一道長死生有無離二邊
何待空同右豈羨汾陽前以我初覺意貽爾後來賢

會

述一作三教

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孝義連方冊仁恕滿丹青踐
言貴去伐為善存好生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
鏤金版真言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晚年開
釋卷猶日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教惟平

等至理歸無生分別根難一執著性易驚窮源無二聖
測善非三英大椿徑億尺小草裁云萌大雲降大雨隨
分各受榮心想起異解報應有殊形差池豈作意深淺
固物情

和太子懺悔

太子即
簡文

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天樂周流揚梵聲蘭
湯浴身垢懺悔淨心靈萋草獲再鮮落花蒙重榮

闕

十喻五首

幻

揮霍變三有恍惚隨六塵
蘭園種五果雕案出八珍
對見不可信熟視事非真空
生四岳想徒勞七識神著幻
是幻者知幻非幻人

如炎

亂念曠長原例見望遙扁
透迤似江漢汎濫若滄溟
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綠萍
遠思如可取近至了無形
熱惚逼渴愛渴心生

靈空

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狀如薪遇火亦似草行風迷
惑三界裡顛倒六趣中五愛性洞遠十相法靈冲昏從
妄所妄無非空對空

乾闥婆

靈海自己極滄流去無邊蜃蛤生異氣闥婆鬱中天青
城接丹霄金樓帶紫烟皆從望見起非是物理然因彼
凡俗喻此中玄又玄

夢

甘寢隨四坐，蓋睡依五衆。遠從競分諍，美惡相戲弄。出
家為上首，入仕作梁棟。色已非真寔，聞見皆靈洞。長眼
出長夜，大覺和大夢。

代蘇屬國婦

良人如我期，不謂當過時。秋風忽送節，白露凝前基。愴
愴獨涼枕，悵悵孤月帷。忽聽西北鴈，似從東海濱。果啣
萬里書，中有生離辭。惟言長別矣，不復道相思。塞馬久

剽奪漢節故支持帛上看未終臉下淚如絲空懷之死
誓遠勞同穴詩

古意二首

飛鳥起離離驚散忽差池噉嘈繞樹上翩翩集寒枝既
悲征役久偏傷壠上兒寄言閨中妾此心詎能知不見
松蘿上葉落根不移

當春有一草綠花復垂枝云是忘憂物生在北堂陞飛
飛雙蛺蝶低低兩差池差池低復起此芳性不移飛蝶

雙復隻此心人莫知

擣衣

駕言易水北送別河之陽沈思慘行鑣結夢在空牀既
寤丹綠謬始知紈素傷中州木葉下邊城應早霜陰蟲
日慘烈庭草復芸黃金風徂清夜明月懸洞房嫋嫋同
宮女助我理衣裳參差夕杵引哀怨秋砧揚輕羅飛玉
腕弱袖低紅粧朱顏日已興眈睇色增光擣以一匪石
文成雙鴛鴦制握斷金刀薰用如蘭芳佳期久不歸持

此寄寒鄉妾身誰與容思君苦入腸

織婦

送別出南軒離思沈幽室調梭輟寒夜鳴機罷秋日良
人在萬里誰與共成匹願得一迴光照此憂與疾君情
倘未忘妾心長自畢

戲作

宓妃生洛浦遊女出漢陽妖閑逾下蔡神妙絕高唐綿
駒且變俗王豹復移鄉況茲集靈異豈得無方將長袂

必留客清哇咸繞梁燕趙羞容止西施慙芬芳徒聞殊
可弄定自泛明璫

七夕

白露月下團秋風枝上鮮瑤臺含碧霧羅幕生紫烟妙
會非綺節佳期乃涼年玉壺承夜急蘭皋依曉煎昔悲
漢難越今傷河易旋怨咽雙念斷悽悼

一作
切兩情懸

紫蘭始萌

種蘭玉臺下氣暖蘭始萌芬芳與時發婉轉迎節生獨

使金翠嬌偏動紅綺情二遊何足懷一顧非傾城羞將
苓芝似豈畏鷓鴣鳴

邊戍

秋月出中天遠近無偏異共照一光輝各懷離別思

詠舞

腕弱復低舉身輕由迴縱可謂寫自歡方與心期共

詠燭

堂中綺羅人席上歌舞兒待我光泛灑為君照參差

詠筆

昔聞蘭蕙月獨是桃李年春心倘未寫為君照情筵

詠笛

柯亭有竒竹含情復抑揚妙聲發玉指龍音響鳳凰

答蕭琛

高祖任西邸早與琛狎每朝宴呼為宗老琛
奉陳昔思以早筵中陽風忝同閑雖迷興運
猶荷洪
慈上答

雖云早契濶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

賜謝覽王暕詩

謝覽侍武帝坐受勅與王暕為
詩答贈其文甚工帝賜詩云

雙文既後進二少寔名家
宣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

賜張率

率侍武帝遊宴賦

詩帝別賜率詩

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
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為盛

戲題劉孺手板

武帝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
劉孺張率並醉未成帝取孺手板
題戲之

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

覺意詩賜江革

革精信因果高祖未知謂革不
奉佛教賜革覺意詩五百字

唯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

送始安王方畧入關

帝結好於魏遣始安王
方畧入關送之作詩

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

聯句

清暑殿效柏梁體

居中負宸寄纓紱帝言慙輻輳政無術新安太守任昉至德無

垠愧違弼侍中徐勉燮贊京河豈微物丹陽丞劉汎竊侍兩宮慙

樞密黃門侍郎柳愷清通簡要臣豈泊吏部郎中謝覽出入帷宸濫榮

秩侍中張卷複道龍樓歌楹實太子中庶子王峻空班獨坐慙羊質

御史中丞陸杲嗣以書記臣敢匹右軍主簿陸倕謬參和鼎講畫一司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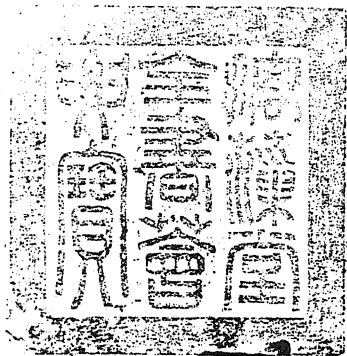
主簿劉涪鼎味參和臣多匱司徒左西屬江曹

聯句詩

傾城非人美十載難重逢雖懷軒中意愧無鬢髮容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膳錄監生臣王錫壽